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三回 苦修行退之覺悟 甘守節林氏堅貞

暑往寒來春復秋，總知天地一虛舟。  
花上露，水中漚，人生能得幾時留？  
去來影裡光陰速，生死鄉中不自由。

秦濟張掛告示之後，那潮州士民人人仰德，個個興歌，奉若神明，親如父母。便有幾個鄉紳士子為頭，斂集金銀錢鈔，啟建生祠，塑立牌位，香花俎豆，羅列供養。每逢朔望，四民雲集，交歡頌美。就是那外府州縣過客旅商，見者無不贊歎稱揚，志心頂禮。退之謙讓，遑不敢當，乃改為潮州書院，中塑大成至聖文宣玉孔子牌位，將自己牌位移置後堂，再立顏、曾、思、孟四配牌位，與自己共成五個。每月朔望，聚集士子於此，講明經傳，以發先儒所未發。這也不必絮煩。

且說湘子一日正在蒲團上打坐，只見值日功曹來報說道：「皇王覺悟退之直言遭貶，有旨改移袁州內地。」湘子聽罷，不覺心驚，暗道：「叔父道心未堅，心猶在，若見聖上覺悟前非，便思量去做官了，如何肯跟我修行？必須這般這般，才得成真了道。」便促步向前，對退之道：「姪兒前日與叔父說過的，到了潮州，繳了欵限，留下好名兒在這地方，然後將先天屍解法術脫換叔父形骸，詐說得病身亡，報與聖上知道，復了官職封誥，才去修行。今日有了生祠，得了這般美聲，正好回首去也。」退之道：「但憑汝作用，我豈有二心。」

當下湘子便取竹杖一根，脫換做退之身子，臥在牀上，用一條布蓋覆停當了。又令馬、趙二將護送退之先到秦嶺地方，伺候他到，同去修行，各各準備俱完，才在衙署舉起哀聲，遣人通知合郡官員，申達上司，奏聞憲宗皇帝。合郡大小官員俱來弔慰，湘子一一酬答，並不露出一些馬腳。當下收拾起程。眾百姓道：「司憐，可憐，這等一個神明的老爺，怎麼就死了？何不留他壽長些，在這裡替我們興利除害，救濟救濟我們？真是皇天沒眼睛。」一個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『好人不在世，惡人磨世。』」尊這個老爺，慙急死了，我們窮百姓那得個出頭的日子？」內中有一個叫做張寡嘴說道：「這個是鱷魚討報，不然怎麼這般死得快？」一個道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這老爺雖然死了，卻沒有牀席債，正是善得善報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你們說的都不是。依我說起來，還是這鱷魚吃得人多，惡貫滿了，玉皇大帝要驅除他，特差這個神仙降下凡間來收伏他。所以他收了鱷魚，就瞑身回話去了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我這潮州百姓該有災難，天生生出這惡物來，吞嚼民畜不計其數。如今百姓災難該滿，皇帝便升出這個好官來驅逐了鱷魚，一城安堵。我看來總是一個劫數，那裡是怎麼輪回報應，善惡分明？」一個秀才道：「老兄劫數之說，雖是有理，但韓老師佛骨一表，敢於批鱗捋須，那怕鱷魚不垂首喪氣，潛蹤匿跡？總是邪不勝正，那怪物自然遠避。若說起報應輪回，則看他佛骨一諫，至今生氣猶存。」當下士民人等，各各痛哭一場，如喪考妣。

真所謂：惟有感恩並積恨，千年萬載不成塵也。

其時湘子一面表文回京報死，一面收拾起程，各處弔奠賻儀，毫不肯收。俱收貯庫內，替百姓完納了稅糧，申報上司，不煩征索。那潮陽百姓，無論老少男婦，俱來執佛慰靈，挽車遠送。湘子一一撫惜安慰，打發回去。

行了三四日，方才脫離了該管地方，人煙稀少，湘子便騰雲駕霧，趕到藍關秦嶺，與退之相會。退之稱謝湘子不盡。湘子叫退之道：「姪兒送叔父到了這個地面，須索與叔父分首，各自走路了。」退之道：「難得你救我，到了今日，怎麼說分首的話來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前次奉玉旨來度叔父，叔父再三不肯回心，我只得繳還玉旨，後來在那萬死一生的田地，救得叔父性命，已是得罪於玉帝了，如今怎敢再度叔父？」退之道：「姪兒若不度我，我就餓死在這個地方也沒人收我屍骸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埋名隱姓，依先回到長安，與嬌娘團聚，便是快活，何須說死？」退之道：「我到這般地位，若再不回心轉意修行，是畜類不如了。孔子說：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湘子道：「叔父既如此說，此去東南上有一座山，名喚卓韋山，山下有一洞，名喚卓韋洞；洞內有一個真人，叫做沐目真人，與姪兒是同心合膽，共一胞胎的契友。如今寫一封書送叔父到他那裡，教他留叔父在庵中傳授大丹妙訣，便不枉叔父這一場辛苦了。」退之道：「倘若他不肯收留我時，教我投奔何處去好？」湘子道：「他與姪兒形體雖二，氣脈同根，他見了書自然留你。」退之道：「前面這等深山，若有虎狼出來，教我如何躲避？」湘子道：「如遇見虎狼攔住走路，叔父就將我的書頂在頭上，虎狼自然退去。」退之道：「峰高嶺峻，樹木叢深，一些路徑也沒有，教我怎麼走得？」湘子道：「叔父慢慢的走過這重山，就有大路好走了。」退之接了柬帖，放在懷中，一手扯住湘子，再要問他時，湘子道：「叔父，正東上又有一個仙人來了。」退之回頭一看，湘子化作一陣清風，先到卓韋山，做沐目真人去了。

退之不見了湘子，只得依他言語，一步步攀藤附葛，走過幾個山頭，轉過幾重嶺腳，才見有一條大路，不想上路有半里遠近，忽然跳出一隻猛虎，咆哮而來。退之驚得倒退不迭，記得起，忙把湘子那封書望他丟去。這虎見了湘子書禮，便搖尾低頭，一溜煙望林子中間跑去了。退之拾起書道：「原來我姪兒有這等手段，真是神仙，真是神仙！」隨即掙扎向前，趨行幾步，遠遠望見一座高山，林壑清奇，山峰疊翠，蒼蒼松柏齊天，兩兩鸚鵡浴日。只見退之登高臨深，肌膚戰慄，涉危履險，命若重生。方才上得那座山頂，果然有一個茅庵，額上寫著「卓韋精舍」四個大字，四面青山擁護，花木錦攢，真好一個去處。只是兩扇門關得緊緊重重，裡面有人吟詩道：

超凡靜養蓬萊島，香風不動松花老。

仙童採藥未歸來，白雲滿地無人掃。

吟罷，又聞得唱道情云：

〔雁兒落〕下一局不死棋，談一回長生計，食一丸不老丹，養一日真元氣，聽一會野猿啼，悟一會參同契。有一時駕祥雲遊遍了五湖溪，誰識得神仙趣？得清閒，是便宜。歎七十古來稀，笑浮名在那裡？

〔山坡羊〕想人生，光陰能有幾？不思量把火坑脫離。每日價勞碌碌，沒來由爭名奪利。無一刻握牙籌不算計。把元陽一旦都虛費，直待無常，心中方已。總不如趁早修行，修行為第一。

退之聽去，輕輕的把門叩了兩下，裡面只當聽不得。退之又叩兩下，裡面才問道：「敲門的是怎麼人？到這裡有恁事故？」退之道：「我是韓愈，是師父的相識。」裡面答道：「我這裡是修行辦道，無榮無辱沒是非的去處，何曾有你這個相識？」退之道：「我來與師父做徒弟。」裡面道：「你是觸犯龍顏遭貶黜的杰士，我這裡不是你安身之處。」退之暗忖道：「他靜養在這深山深處，怎麼就曉得是遭貶謫的官，真真是仙人。」便又叩門道：「弟子不遠萬里而來，師父若不開門留我，我就撞死師父面前，卻不損了師父的陰騭？」裡面道：「你再且說是怎麼人指引你來的？」退之道：「是師父的道友、我的姪兒韓湘子教我來見師父。」裡面道：「若是韓湘子指引你來，豈沒有一個柬帖兒與我？」退之道：「湘子有書在此。」裡面道：「既然有書，開門放他進來。」

只見一個道童開那門時，啣軋響處，有如鸞鳳和鳴。庵內潔淨精瑩，賽著天宮瓊室。中間坐著一位真人，鴻衣羽裳，籀冠草履，紺髮童顏，肌膚若冰雪，綽約如處子。旁邊立著的道童也自清雅，沒半點兒俗氣。退之朝著他拜倒地下，道：「師父，救弟子一救。」真人道：「韓湘子叫你來我這裡有恁事故？」退之道：「我姪兒說父子不傳心，叔姪難授道，教弟子來求師父傳些至道妙訣。弟子情願在師父庵中砍柴汲水，伏侍辛勤，只望師父慈悲方便。」真人道：「你在朝中為官，吃的是羊羔美酒，行動有千百人跟隨；我這山中只有淡飯黃齋，孤形隻影，好不冷落，只怕你吃不得這般冷落，受不得這等淒涼。」退之道：「弟子也受得淒涼，吃得冷淡，不必師父掛念。」真人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小童，引他去庵後暫住，每日著他往前山殿上掃地焚香。」退之道：「感謝師父收留。」當下小童領退之到廚房內吃點心。退之跟到廚房，小童遞一碗飯與退之吃，退之吃了一口，十分苦澀難當，只得勉

強吃了下去。正是：

心安茅屋穩，性定菜根香。  
參透玄微妙，淡中滋味長。

不說退之在卓韋庵中焚香掃地。且說竇氏與蘆英小姐正在家中思念退之，別後杳無魚雁，一路上天氣寒冷，辛苦勞碌，不知幾時才到潮陽上任？

要叫人去報房裡問一個消息。只見韓清眼淚汪汪走將進來，說道：「奶奶、嫂嫂知否？今日潮州差人進表，說老爺患病死在潮陽公署了。」竇氏、蘆英聞得此報，哭做一堆。門外林學士也到，說道：「親家果然死了，只是死者不可復生，哭也無益，老夫人且省煩惱，保重貴體，打點設靈奔喪，迎柩安葬之事，才是正經。」竇氏哭道：「那來文內說是怎麼病死的？」林學士道：「有司奏說：他郡中舊有鱷魚為患，湧風作浪，吞噬生民，前邊來的太守並無法治。韓大人到任幾日，祭天驅逐鱷魚，那鱷魚便潛蹤斂跡，遠往海外，一郡太平，萬民樂業，潮陽百姓建立生祠，供養頌祀。不料一夕無病而終，想是歸天去了。」竇氏道：「我只指望他恩有還鄉，白頭偕老，誰知一旦相拋。我家並無以次人丁，祖宗香火俱斷絕了，這苦怎好？如今算來，老身也多應不久人世，今愛這般青春，耽誤他也是枉然，不如趁老身在日，親家早早尋一個好人家，嫁了令愛，到是兩便。」林學士道：「老夫人怎說這話？老夫也沒主意，只憑小女心下就是。」蘆英哭道：「婆婆再不要心焦意惱，公公雖然去世，我爹爹現在為官，家中料不少吃少穿，奴家情願伏侍婆婆過世，以報撫養湘子大恩，再休題那改嫁的說話。若是爹爹不與奴家做主，奴家就撞階先死，以表素心。」竇氏道：「媳婦，你見識差矣！你青春年少，無男無女，你守著誰來？當初公公在日，還指望尋你丈夫回來，生得一男半女，以接後代，養你過世。如今公公死在他鄉，湘子絕無音信，老身又朝不保暮，你苦守也是沒用的。不如趁我在這裡，勞者親家尋一頭好人家，也了落你一生。料來韓清也不是養你過世的人，日後有不相安，反被他人恥笑，你怎不細細思量？」蘆英道：「婆婆年老，說的話都顛倒了，奴家隨著婆婆，有怎麼過不得日子？況再過幾年，奴家身子也半截入泥了，怎麼去改嫁？」竇氏道：「小小年紀，為何說半截入泥的話？」蘆英道：「婆婆不消多慮，婆婆在一日，奴家隨婆婆一日；婆婆百年之後，奴回娘家守制就是，斷不貽累公婆。」林學士道：「小女之言極是有理，請老夫人安心經理正事，待學生奏過朝廷，復了親家官誥，討了老夫人祿米，膳養終身，又作計較。」竇氏道：「多謝親家費心，九原感戴。」林學士起身作別去了。

竇氏喚韓清在家中立竿招魂，設座安靈，七七做，八八敲，隨時遇節，一些禮文不缺。只是心中思念退之，便提起湘子，整日夜有許多不快活。一日，喚韓清道：「老爺歸天去後，你鎮日坐在家中，再不理論外邊事務，是何道理？」韓清道：「奶奶吩咐孩兒，孩兒不敢不去做；奶奶不曾吩咐，孩兒怎敢胡行，以招罪譴。」竇氏道：「老爺死的不消說了，你哥哥湘子須不曾死，你怎的不去街坊上打聽一個真消息。」韓清道：「孩兒也常去打聽，就是林親家也著人各處訪問，只是沒人曉得哥哥在那裡，因此上不敢驚動奶奶。」竇氏道：「你也不消遠去打聽，只站在自家門首，看那南來北往，穿東過西的人，有那面龐生得古怪，衣服妝裹希奇的，一定是雲遊方外，廣有相識的人了，你便扯住他，問他一聲兒，也不虧了你。」

韓清忿忿的依竇氏吩咐，果然出去站在門前，看有那希奇古怪的人，就要問他。偏生只見那做買做賣、經紀挑擔、醫卜筮相、婆婆媽媽走動，再沒有一個希奇古怪的人走將來。立了多時，正待轉身進去，才見兩個道人，身上穿著破碎袖襖，手執漁鼓、簡板，慢慢地搖擺將來。原來一個是藍彩和化身，一個是韓湘子化身，他兩個口中唱個《不是路》道：

歡笑淘淘，暫駕祥雲下玉霄。遍遊海島。看樽中有酒，盒內堆肴，忒逍遙。且到長安市步一遭，度那人功行非小。

韓清暗付：「這兩個道人形容古怪，裝束希奇，斷然是遊方的人，待我叫他來問哥哥的消息，定有一個下落。」便開口叫道：「道人，這裡來。」那兩個道：「你叫我做怎麼？」韓清道：「我夫人要問你說話。」

兩個便跟著韓清走到廳上，參見了竇氏。竇氏道：「你兩人從那裡來？在那裡住？」藍彩和道：「在南天門住，從終南山來。」竇氏道：「昔年有兩個道人說是終南山來的，騙了我姪兒湘子去修行，至今不見回來。後來我老爺壽日，又有一個道人也說是終南山來的，逐日在我府中弄上許多障眼法兒，只是哄我老爺不動。後我老爺佛骨一表，觸怒龍顏，貶去潮陽地方，他再不來了，你兩個又說從終南山來，怎的終南山上藏得這許多人，莫不又是假的？」湘子道：「前邊來的或者是假，若論貧道兩人，實實的從那裡來，並不打一句誑語。」竇氏道：「依我看起來，那終南山到不是懷道宏玄之士、練精餌食之夫棲托的去處，到是一個篋騙拐子的淵藪了。」彩和道：「夫人，休錯認人，那終南山是一個靜囂曠去處，滌塵俗方隅，若不是夙有道骨仙風的，那虎豹豺狼也不許他踏上山路，怎麼夫人說出這落地獄的話來？」竇氏道：「不是我不信神仙，只是我被那假神仙哄壞了，汝是走方的人，豈不曉得俗語說得好，一年吃蛇咬，三年怕爛草？」湘子道：「信與不信隨老夫人，請問容顏為何這般樵瘦，頭髮都雪白了？想是老相公去世，心中不十分快活的緣故。」竇氏道：「老身虧了朝廷大恩，林親家保奏，歲給祿米養膳，倒也沒怎麼不快活。只是我湘子姪兒一去不回，日夜想念著他，故此精神減短，頭髮都白了。」湘子暗道：「原來孀母這般記掛我，我怎的不報他的恩。」便又道：「老夫人雖然為著湘子不回來病得伶仃瘦怯，湘子卻不知道，全不記念老夫人。貧道幸得與湘子同一法門，替湘子醫好了老夫人，省他一番罪過何如？」竇氏道：「有怎麼藥醫得我好？」湘子道：「方從海上傳來，藥在龍宮煉就，吃下去包得衰容復壯，發白返黑。」竇氏道：「果有海上奇方，靈丹妙藥，當以百金奉酬。」

當下，湘子便在葫蘆內傾出一丸還少丹，遞與竇氏。竇氏接丹吞下，登時精神強健，返老還童，滿身上沒有一些病痛，竇氏不勝歡喜，叫梅香取銀子謝那兩個道人。湘子道：「貧道不要酬謝，只要老夫人跟貧道去修行。」竇氏道：「老爺在日，曾有一個道人來度他出家，老爺只是不信，你今日要度我，我也只是不信。」湘子道：「老夫人還記得那一個道人的模樣否？」竇氏道：「模樣倒不記得了。」湘子道：「不瞞老夫人說，昔年來的就是貧道。」竇氏道：「這些遊方的人專會得移口胡柴，極是可惡。汝且說昔年把怎麼物件來與我老爺上壽？說得對，我就信汝是神仙。」一個道：「當年老相公同林學士在南壇祈雪，是貧道賣雪與他，他才得升禮部尚書兼管刑部。奏准宮裡免朝五日。慶壽之時，貧道曾獻仙羊、仙鶴、仙女，仙家桌面四十張，又造遼巡酒，頃刻花，花瓣上有『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』之句，夫人曾記得否？」竇氏道：「這些我都記得，只是老爺不信。」湘子道：「老相公雖然不信，後來被貶潮陽，要見我不能夠，好生懊悔。」竇氏道：「那個見他懊悔來？汝說的都是死無對證的話，我也不信。」一個道：「夫人若不信，只怕日後懊悔又是遲了。」竇氏道：「汝怎麼又說這不吉利的話？我且問汝，祖家原在何方郡縣？父母是何等樣人？因何走上終南山去學道？那終南山有多少廣闊？山上有多少修行的人？內中有個韓湘子否？汝一一從頭老實說來，若有半句遮頭蓋腳，我拿你送到林天官府中，以官法治汝。」一個道：「我家住在昌黎縣，鼓樓巷西，坐北朝南是祖居。父名韓會，母親鄭氏，叔父韓愈，孀娘竇氏。幼年間沒了父母，是我那叔孀撫養長大。娶妻林氏，叫做蘆英小姐。我叔父被貶去潮陽，路途上受了萬般苦楚，我已度他成真了道，做了大羅仙。今日特來度你。」竇氏道：「既然是我姪兒，怎的是這般模樣？」湘子道：「仙凡各別，體段不同。」竇氏道：「既是湘子，可現原身出來我看。」湘子道：「要現原身，有何難處？只怕孀娘執迷不悟耳！」正是：

幾回翹首望兒還，骨肉參差各一方。  
峰嶺雪消方見路，雲橫蒼樹卻遮山。

當下湘子搖身一變，果然還了舊日形容，不是那雲遊道人的模樣。竇氏一手扯住他，道：「我兒，你一向在那裡？今日方才回來。你叔父過了世，家中好不淒楚，教我日夜想你。今既回來，是萬千的喜了，依先整頓門風規矩，做一個好人，再不要說那出家的話！」湘子道：「姪兒今日同呂師父回來，要度一個有緣分的人出家，怎肯戀著家中繁華世界，做那沒結果出的營生。」彩和道：「仙弟，你如今且在家中過幾時，待我往南天門去走一遭，轉來同你回終南山去。」竇氏道：「我兒，原來師兄也教你只在家中，不要往別處去，怎的師兄說話也不聽？」湘子聽罷，便與彩和作別，又道：「姪兒多年不回來，不知那睡虎山團瓢還依舊好的

否？如今且去看一看。」寶氏道：「韓清，你同哥哥到那裡看來。」

韓清便領湘子到那睡虎山九宮八卦團瓢裡面。原來退之棄世以後，韓清把那走路都改過了，轉彎抹角，彎彎兜兜走了一會，才到得那裡。湘子抬頭一看，只見路徑雖差，房廊如舊，幾榻上堆滿了灰塵，案上許多書籍都亂紛紛疊著，一些也不整理。那山前山後的好果木焦枯了一半，只有地上草長得蒙蒙茸茸，便有人躲在裡頭也不見影子。湘子暗道：「叔父做官時節，那一日不著人來這裡打掃灰塵，拔除柴草，叔父去得這幾時，就把一個花錦世界弄得這般光景。我那孀娘圖享榮華，也是虛了。」便對韓清說道：「你自進去，我只在這裡安歇。」韓清道：「哥哥一向不回來，今日還該到嫂嫂房中去過夜，怎的冷清清獨自一個人在這裡安歇？」湘子道：「我自有主見，你不要管我。」韓清依言，走到寶氏房中，把湘子要在團瓢內安歇的話說了一遍。寶氏忙叫廚下人打點酒看，搬到團瓢內與湘子吃，又吩咐韓清道：「待哥哥吃了酒，扯他進嫂嫂房中安歇。」蘆英道：「婆婆，不可扯他進來。當初公公在日，那一個道人也說是湘子，來家混了兩日，依舊去了，到底不曾有一個下落。今日這個道人知他是真是假，就扯他進來？」寶氏道：「媳婦言之有理，如今世上人術法的多得緊，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。韓清，你快去陪他過夜，且到明日又作計較。」韓清依先到團瓢內來陪湘子，不在話下。這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今日且相隨。

畢竟後來不知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